

老母亲八十四岁了，满头银发，一脸风干了的橘子皮一样的皱纹，豁牙瘪嘴，说话不关风，走起路来蹒跚趑趄，颤颤巍巍，气喘咳嗽。

母亲脑筋似乎不好使了，做事丢三落四的，穿衣服常常忘了扣最下面一只纽子，要我们来提醒她。纽子扣扣好，像个什么样子！用她过去说我们的话来说她。她低头看看，不好意思地笑笑。她走路拖鞋靸袜，我们警告她，你这样容易着凉感冒，还可能要跌跟头。嘴皮子都磨破了，她却前说后忘，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记不住她的话。

母亲人老嘴也馋。重孙子吃水果、零食之类，她涎着老脸，不真不假地跟孩子要。她还自打圆场说，小有小馋，老有老馋！像我们小时候的德性。

她舍不得浪费东西，我们要倒掉剩饭剩菜，她抓住碗碟，高低不让，说作孽呀，响雷打头呢，要留着下顿吃。三年自然灾害过来的人，苦日子过怕了，全然不听我们的劝告：剩饭剩菜亚硝酸高，致癌。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活八十多岁了，也没有得过什么癌呀瘤的。好像她是钢筋铁骨，刀枪不入，癌细胞奈何不了她。她的生活常识少得跟孩子差不多。

人老了，该省省心，得放手时且放手了，她却什么事情都要管。水龙头滴水，多开了一张灯，电视没人看了，她总会及时出手，毫不迟疑。就像她是个纪检干部，时不时地督促检查，有错必纠。还常数落孙子，大手大脚的惯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经验苦日子才晓得勤俭呢。有话藏不住。说和尚秃子有份，孙媳妇羞了个大红脸，不得不谨小慎微，小心翼翼。我背地里劝过她，不要管得宽，要看得破，多栽花少栽刺，你能过一百二十岁？她却秉性难改，心直口快，不拿我的话当一回事，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拿她的话当一回事。

母亲虽然年纪一大把了，手脚却闲不住，做起事情来一头的劲。劳动的命。她惦记老家屋后的空地，挖地播种，浇水施肥，栽种些萝卜青菜、黄瓜番茄，隔三差五地往城里带给我们兄弟姊妹瓜分。我们都为她捏一把汗，你一个放过支架装起搏器的人，老命不要过啦？这些事情是你做的吗？我们也不稀罕你这些，市面上哪一样买不到！她不听劝，还颇有一番说词：我的菜施的是农家肥，没有打农药，绿色环保还新鲜，拿钱都难买。她反而安慰我们，我

老小孩

□ 沈跃华

又不是泥捏的，种种菜支架起搏器就会坏了？拿她没辙。我们的心老是为她悬着，生怕她有个三长两短，就像我们小时候她不放心我们！

母亲钟爱废品，宝贝似的往家捡。塑料瓶，包装纸盒，全成了她的囊中物。母亲卖废品很顶真，跟人家斤斤计较争价钱，好像有一趟儿女跟她要饭吃，等着钱买米下锅，却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和脸面，让人家以为我们不给她钱用，她缺钱花。我们多次做她的思想工作，就是做不通，她照拾不误。她还振振有词，说拾废品卖不丢人，自己有钱活便，不用跟别人伸手。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的倔，还倔得蛮有理！

人老了是不是就拎不清事了？我本家哥哥去世，母亲要跟我一起去吊唁，可怜他走得早，不送他心里更难过。我说你去干嘛？她就闹情绪，念叨个不停，在一旁默默地流泪，眼圈都红了，叫人不忍心。她也不想想自己多大岁数了，走路都要人搀扶了，百里的路颠簸下来怎么吃得消，又是夏天暑热的，饮食起居多么不方便。她更没有想到，老送小，人家会有多悲痛。她像孩子一样地任性，不让她去不答应！

母亲人老了，性子却没有老，快人快语，却常常冬瓜田岔到西瓜田，叫人听起来一头雾水。是她听话不真的缘故。人家到我们中介店里租房子，她倒好，误听作人家是要买房子，起劲地介绍，有一户房子要卖呢，来关照过多次了，急等钱给儿子买婚房；儿子三十二岁了，还没有成婚。我连忙打断她的话，人家要租房子，不是要买。那个房子是六楼的，楼层高难爬，装修得又不好，要价还高，难卖。客户望着她发笑。她茫然地望着我们，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类似的情形有多次，她像个屡教不改的孩子。

母亲还爱管闲事。客户跟我看房子谈房子，人家脚才出了门边，她就急切地问，看中了吧？把买房子当成买萝卜青菜，房子哪有这么好卖的呢。我从外面回来，她没头没脑地来一句，签单了吧？我正烦着呢，悻悻地给了她一句，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你烦不烦？把她晾在一边。她很失落落地坐着，自言自语地说，我还不巴望你们生意好吗？两条腿似乎颤抖得更厉害了！我心头一热，母亲老了，不能再跟她计较了。人都有老的时候，自己到了她这样的年纪，会是怎样的呢？

十八年前，我与老伴进京之后，曾写过一首《春日感怀》诗，结尾两句是：“但愿亲朋一朝会，飞车当日遂归心。”那个时候，老两口想随时回家乡看看并不太方便。而今，高铁已经通到故乡的城旁。我的虚年已至九十，喜作七律《九十感怀》一首。高铁通车故里欢，文明城市喜连连。开怀最是淮扬酒，添寿当歌爱国篇。党重民生情似海，人和气正法如山。迎新更觉心犹壮，记住乡愁得梦圆。

进入高铁时代，勾起我一段往事的回想。2003年1月，儿子开车来接我们，次日天才蒙蒙亮开车，一直到灯火通明才抵达北京。我们先住在通州郊区的一个大院内，院外是一片树林。可是不久，老伴就犯了乡思病，卧床不起。儿子急忙请来医生，为她看病。在她康复后，儿孙又带我们上香山，到运河文化广场去玩。平时，我们常在院内外遛个弯，闲暇看电视、读书报、养点花，但难觅乡音。老伴感到闷得慌，又闹起别扭，要回高邮去。这年9月的一天，儿子三口人把我们送上火车，我们高兴得躺了个不眠之夜才到扬州，又匆匆赶到高邮。在亲友家住了些日子，身边有女儿关照、亲友互动，倒觉得很舒心，但不久，儿子又来带我们从南京乘飞机回到北京。

乡愁是个很难解的心事。虽然这回让我们住到了海陵区靠近紫竹公园处已装修好的三楼一室一厅，有厨卫、阳台，室内有暖气，家具齐全，窗外有鹊巢，景致宜人，但老伴却不想在这儿被养老送终。尽管有儿孙关照，时而带我们出去观赏，但也不能打消老伴叶落归根的念头。我倒觉得常住北京挺好的，

母亲出生于高邮三垛镇一个普通家庭，兄妹两人。她18岁那年凭考试录取，安排到二沟乡徐官庄小学做教师。1959年才29岁的母亲从三垛小学调至高邮新巷口小学任校长，同年与父亲结婚。婚后先后生下我们姊妹5人，除生育最小的弟弟时父亲陪伴在医院外，其余4个都不在身边。当时父亲先任高邮报社副总编，后任高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工作繁忙的他将嗷嗷待哺的我们及一大堆家务扔给母亲及外婆。母亲白天立足本职忙工作，晚上不辞劳苦抚育我们。一星期仅有一天的休息日，用来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常在灰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纳鞋底、补衣服。在那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年代，母亲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母亲教书、做饭、育儿、缝绗、编织样样拿得起，工作家庭一肩挑，再苦再累不张口。她晚年饱经风霜的面容、体弱多病的身躯是一生辛劳的印记。

父亲即将退休之时，突然患病离开了我们。当时母亲才57岁，我们姊妹只有我结婚成家，其余4个还未谈婚论嫁。母亲擦干眼泪，帮弟妹们张罗婚姻，建立各自的幸福小家庭。我的儿子17岁就在外求学，每次离家返校，我都泪流满面。母亲笑着安慰我：“好男儿志在四方，离家对孩子成长有好处！”母亲的床头常年放着我儿子许多照片，她把对我的爱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烦恼、着急、伤心、哭泣的时候，母亲总说：“人在世上走，刀在石上磨。苦，是人生常态。谁的人生都不容易。”如今，我若有一点热爱读书、舞文弄墨的

暮年乡思

□ 陈坚

但“老来伴”的本分又不能丢，只好伴着她随遇而安。

“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这是宋代进士晁补之当年想退隐故园所作《临江仙》词的末句。而今我读它，觉得老了回乡住也是个好主意。2005年4月，已是七十五六的我俩，又乘了一趟夜班火车，又过了几个小时，才回到故乡。可喜的是，不久就在古城靠近蝶园广场处常住下来了。

一辈子在水乡生活的人，自然与水结了缘。水乡的亲友们，热情依旧。水乡的小鱼小虾，任你挑选。更有那些河湖、绿岸，以及新添的翠海，令你恋恋不舍。老伴一回来，精神就好多了。我们在故乡不仅度过八十岁生日，又渐渐向九十岁靠近。而且能经常参加诗词、书法和体育爱好活动，又去过一些外省会亲访友。十几年来，老伴喜欢常与邻里人闲谈，赞好人善事，夸政府及时建桥铺路，乐得眉开眼笑。可惜的是，她八十大几时患了难治的肺病。在虚龄刚到九十之时，儿子就为她做了九十岁生日。病重时，我曾对我说：儿女待我这么好，我已活到这么大的岁数，也满足了。她又对儿女说：我看到了你们的真心，我也不怕死，我死后不要为我做任何迷信的事。三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她在家中卧室里，在我和儿女、孙辈们的陪伴下，安详地走了，面色依然是那样的丰满。

客厅的条台上，一束洁白的玫瑰花挨着老伴的遗像。我走近她，喃喃地说：“婁啊，高铁开通了，儿孙们又要回来看我们了，你回来吧！”我呆呆地望着她，而她就那样一直微笑着看着我。

忆母亲

□ 俞大农

爱好，有一点持家爱子、做人良善的性情，都归功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

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母亲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曾先后在 高邮新巷口、荷花塘、城南、南益小学任校长。母亲待人亲和，善解人意。对有困难的教师关怀备至，对贫困学生主动免除学杂费。她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

母亲一生崇尚知识，爱好读书。她关心国家大事，熟悉历史、地理、自然、天文等知识，记忆力、反应能力超强。她退休后喜欢清静幽雅的生活环境和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把读书看报作为驱除寂寞、慰藉精神的灵丹妙药。她长年坚持早晨散步，下午看书、写毛笔字的好习惯。她一个人平静而规律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她其实很孤独，盼望儿女在她身边，可她从来不说。夜幕降临，我下班骑车刚进巷口，总能远远看见她瘦弱、矮小的身影在倚门眺望我的到来。她为儿女操劳一生，却从不诉苦和流泪，有病也不愿去医院。她说：“人老了，有点病很正常，若去住院，你们5个小家庭就乱了。”临老再难也不给儿女增加一丁点负担。

母亲71岁那年生了一场重病，我们惊慌失措、忐忑不安。她不惊不扰地安慰我们，细致地交待后事，坦然地接受手术。术后安好，百感交集。我们从母亲身上学会了如何对待疾病和生死。

此后，豁达、乐观的母亲又健康地生活了12年。2013年圣诞节，辛劳一生、重病卧床66天的母亲安详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她83岁。

清晨，听到窗外紫金树叶沙沙作响，知道起风了，估计今天天气会更冷。想起年迈的爸妈，心不禁揪了起来。二老习惯早起，不知添衣了没有，早饭吃了没有。

老爸今年八十八岁，妈妈八十六岁，二老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身体还算硬朗。只是妈妈自上次脑梗卧床数日，经过医生精心治疗，总算好了，但因为年迈，还是落下了后遗症，两条腿再也不灵便了。有天夜里从床上摔下来，差点就没了命。

在那些病重的日子，起卧都是哥哥抱。要强了一辈子的妈妈感到很伤心，以为自己快死了，几次拉住我的手：“丫头，帮我算算命，看还有几天阳寿。”我总是告诉老人家：“妈，您没有大病，命也不该绝，只要受暖吃饱睡好就没事。”妈妈每次听了我的话，都开心得像个孩子，拉住我的手不放。我总是拍拍妈妈的手，开玩笑说：“不能走，丫头还等着吃您腌的水咸菜呢！”

现在妈妈除了天天主动吃舒筋活血的药，身上好几处都贴满了哥哥买的艾草贴。前几天告诉我，腿已经不疼，能自己上下床了。

站在水池边，拿出妈妈昨天给的水咸菜，放进盆子里，发现了很多没有择去的菜根和黄叶，洗出的水也是浑浑的。想起过去妈妈做事出了名的认真仔细，做的饭菜都讲究质量味口。特别是腌的水咸菜，总是鲜嫩可口，一家人都特别爱吃。现在连菜都择不清了，是真的年迈眼花了。

今天的早餐分外有味，一锅玉米粥就

着一碗葱花、生姜、红椒炒的香喷喷的水咸菜，真是越吃越好吃。只是吃着吃着想起昨天回家时的情形，已泪流满面。

昨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带上早点回家陪妈，刚到家门口的路上，只见妈妈靠西边门框坐着，脸朝我来的东方望。听到车子响，料想是我来了，就高声道：“丫头，是丫头回来了吗？”我嘴里答应着，拎着饭盒进了门，取出热乎乎包子给妈吃。妈妈吃着吃着说道：“你这丫头，叫你不买不买，你偏要买，我又不想吃！”看着吃得香香的妈妈，我笑着说：“我就是要买，谁叫你吃得这么可爱呢！”心里明白，是妈舍不得女儿花钱呢。

娘俩开开心心地聊了很久，妈告诉我，说哥嫂带了好多菜回来，冰箱都满了，弟媳也总是抽空回家给他们洗衣裳。幸福满足的笑脸像极了一朵盛开的花。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巳时，因为约了人中午有事，就没留下陪爸妈吃饭。临行，妈妈叫住我，从身边白桶里拿出两个满满的方便袋，说：“咸菜腌好了，拿回家吃吧。”我吃了一惊，这才想起在妈病重时说过要吃她腌的水咸菜的话。原是说着哄妈妈开心的，谁想她当真了。这时才发现门口多出了一块空地，原来菜已腌成了咸菜！只是不知妈腿脚不灵便，是怎么起菜、洗菜、腌菜的……

难怪妈一直坐在门口朝东看，原来在等我！最大的温暖，无以言表，握住妈妈的手，脸已别向了一边，怕她看到我脸上滚落的两行泪！

妈妈的水咸菜

□ 韩桂兰

做书

□ 苗麟生

我不想做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女儿后面说的话是对的！为了偶然兴起不去样刊堆翻箱倒柜的，我坚定地不“出书”而自己“做书”。

我先把百多本教育杂志找出来，然后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在书桌上。每次我只带10本杂志去复印，一次复印太多可能会影响其质量。

有一天，我正在家中整理复印件，一孩子回来看望我们，见状忙问我做什么，我回答了她。她说，也给我做一本吧！我说，你也不做教师，要它何用！她说，自己的爸爸写的文章怎能不看？再说，我有了孙辈，把你的文章看看，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辅导他们呀！我说，没这个奢望。

后来，我想，既然有孩子要了，就让他们都有吧。管他们看不看，无所谓。复印结束了，文章的顺序也核对过了。于是，我用自动号码机复印出的文章页码打出来，再编好目录放在最上面，书就基本成形了。

封面顶端的书名《教学论文集》，接下来是家父在世时用毛笔为我写的名字，字很漂亮。我名字下面是幅图，图下面几个字是：教育杂志社。把封面的内容复印在有色的厚纸上，请人装订一下，我的书就做成了。

自己做的两本教学文集和两本散文短稿集，让我可以随意翻翻看看，十分方便，心情很是愉快。